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轍集

四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
轍
集

第四冊

陳宏天
高秀芳
點校

樂城應詔集

蘇轍佚著輯考

劉尚榮 撰輯

弁言

蘇轍（一〇三九——一一二二年）字子由，晚號穎濱遺老，眉山人。與其父洵、兄軾合稱「三蘇」，同屬於「唐宋八大家」。著有《樂城集》五十卷、《樂城後集》二十四卷、《樂城三集》十卷、《樂城應詔集》十二卷。另有《詩集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等學術專著及《龍川略志》、《龍川別志》等筆記作品並行於世。

蘇轍詩文集存宋元刊本數種，皆為殘帙。刊刻較早的通行足本為明蜀中活字本及明王執禮校刊本。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蓋集為轍所手定，……故自宋以來，原本相傳，未有妄為附益者。」中華書局整理出版《蘇轍集》，即以王執禮校本為底本。它比別本多收奏疏二十餘篇，但仍有佚缺。尤其是涉及元祐黨爭的某些奏劄，還有隨寫隨散的尺牘與題跋等，均為研究蘇轍的重要資料，而本集缺漏甚多，實乃憾事。《蘇轍集》的增補，勢在必行。

近年來，樂貴明據《永樂大典》輯出《樂城集》漏收的詩文九條（見《文學評論》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可謂較大的增補；唐圭璋據曾慥所編《東坡詞》輯出《水調歌頭·徐州中秋》、據蘇籀所撰《樂城先生遺言》輯出《漁家傲·和門人祝壽》（見《全宋詞》修訂本三五頁），填補了蘇轍在長短句作品方面的空白。除此之外，筆者亦曾從宋刊《東坡和陶詩集》、《百家注分類東坡詩集》及《續資治通鑑長編》等書，輯出蘇轍佚詩十五首、佚文四篇，略加考訂，公諸同好。這就是發表在《文學遺產》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的《蘇轍佚著輯

考。

最近筆者又復核了《續資治通鑑長編》，翻查了《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歷代名臣奏議》、《眉山蘇氏三世遺翰》、《宋揭成都西樓帖》、《秦郵帖》等書，又蒙孔凡禮先生錄示了《大觀錄》、《式古堂書畫彙考》及方志中的有關材料，從而蒐集到蘇轍《樂城集》漏載的數十篇佚文。今重新整理，按類編次，都爲一卷，附錄於中華書局點校本《蘇轍集》後，聊供研究蘇轍及北宋文學之旁參也。有些詩文後酌加案語，以考訂其真偽或寫作背景，兼記它本重要異文。佚詩、佚文之標題，多數爲筆者所擬定，取便查尋。本文所輯或有未盡，所考或有失當，增補修訂，有待來日。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劉尚榮識於北京冷齋

樂城應詔集目錄

卷一

進論五首

夏論……………一二四三

商論……………一二四四

周論……………一二四六

六國論……………一二四七

秦論……………一二四八

卷二

進論五首

漢論……………一二五〇

三國論……………一二五一

樂城應詔集目錄

卷二

進論五首

唐論……………一二五八

五代論……………一二六〇

周公論……………一二六二

老聘論上……………一二六四

老聘論下……………一二六五

卷四

進論五首

禮論……………二六八

易論……………二七〇

書論……………二七一

詩論……………二七二

春秋論……………二七四

卷五

進論五首

燕趙論……………二七六

蜀論……………二七七

北狄論……………二七八

西戎論……………二八〇

西南夷論……………二八一

卷六

進策五道

君術……………二八三

卷七

進策五道

臣事上……………二九三

卷八

進策五道

臣事下……………一三〇四

卷九

進策五道

民政上……………一三二五

卷十

進策五道

民政下……………一三七

卷十一

試論八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一三八
劉愷丁鴻孰賢論·····	一三九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一四一
形勢不如德論·····	一四二
禮以養人爲本論·····	一四三

卷十二

策一道

御試制策·····

既醉備五福論·····	一四四
史官助賞罰論·····	一四六
刑賞忠厚之至論·····	一四七

一四九

蘇轍佚著分類目錄

古今體詩十九首	一四五
絕勝亭	一四五
留題仙都觀	一四六
題三遊洞石壁	一四六
渚宮	一四六
和子瞻留題石經院三首	一四六
金沙臺	一四七
次韻子瞻和陶雜詩十一首	一四八
奏議二十三首	一四八
繳駁青苗法疏	一四二
劾中書諸臣狀	一四三
劾韓忠彥傅堯俞劄子	一四三
劾許將劄子	一四四

又劾許將劄子	一四三
劾許將第三劄子	一四三
劾許將第四劄子	一四三
劾許將第五劄子	一四三
劾上官均劄子	一四三
再劾上官均劄子	一四三
劾上官均第三劄子	一四三
論杜常邪諂無恥劄子	一四三
論王子韶邪佞宜斥劄子	一四三
再論王子韶劄子	一四三
論韓氏族戚因緣僥冒劄子	一四三
論高士敦向宗良劄子	一四三
論范純禮事中書省不應獨進熟狀劄子	一四三

劾朱光庭劄子·····	一四三八	題唐懷素自敘帖·····	一四四七
論中書舍人豐稷不宜掌誥劄子·····	一四三九	書潘閔石井絕句後·····	一四四七
辨趙君錫等彈奏蘇軾劄子·····	一四四〇	觀蘭亭真迹題名·····	一四四八
辨兄軾竹西寺題詩劄子·····	一四四〇	大慈極樂院題名·····	一四四九
因董敦逸章疏乞早賜施行劄子·····	一四四一	書五代王齊翰勘書圖後·····	一四四九
辨董敦逸所言劄子·····	一四四二	與表姪程君觀子瞻遺墨題後·····	一四五〇
祝文一首·····		書黃魯直詩後·····	一四五〇
景靈宮修水渠祝文·····	一四四三	尺牘二十一首·····	
敘引一首·····		與王定國書九首·····	一四五〇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一四四三	與參寥大師書·····	一四五三
記一首·····		與辨才大師書·····	一四五四
大悲圓通閣記·····	一四四四	與劉原之大夫二首·····	一四五四
銘敘一首·····		與秦秘校二首·····	一四五五
君子泉銘并叙·····	一四四六	與友人書·····	一四五六
題跋八首·····		與某提刑書·····	一四五六
題陳亞之詩帖·····	一四四六	與王文玉書四首·····	一四五七

樂城應詔集卷一

進論五首

夏論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於天下，不求夫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天下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邪？

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與其臣，武王不以與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

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一」何者？啟足以爲天下故也。啟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蓋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

昔者嘗聞之：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爲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二」取琴而鼓之，其樂衍衍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聖人之行，豈求勝夫天下之人哉！亦有所守而已矣。

「一」「予」，宋刻大字本及原本均作「而愚」，據三蘇文集本改。

「三」以上原缺二十字，其中「子夏」二字不缺，據三蘇文集本補。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而反不如。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也。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疑焉而不知其故也？

蓋常以爲周公之治天下，務爲文章繁縟之禮，以和柔馴擾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親親，

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而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之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

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竊常求之於《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于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且此非聖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長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長伏而短見。夫聖人惟能就其所長而用之也。是故當其盛時，天下惟其長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後世用之不當，其長日已消亡，而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強，能以自奮者，常不能久。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蓋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奮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也。故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奪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

周論

《傳》云：「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商周。蓋嘗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

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有所不寧於其心。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而飯土墠，啜土飴，土階三尺，茆茨而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而其精布於天下，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以爲文於前世，而其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簋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茆，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後稻粱，先大羹而後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優游而不忍去，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

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之際，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於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葬而不爲之禮，「一」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一」「葬」，原作「祭」，據宋刻大字本改。

六國論

愚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

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

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一」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間其隙，以取其國，「三」可不悲哉！

「一」「場」，原作「場」，據宋刻大字本改。

「三」「間」，三蘇全集本作「伺」。

秦論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艾豪傑，歷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一」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

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適戍之